

欧阳克俭 著

邊事管窺



大眾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事管窥 / 欧阳克俭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9

(边系文集)

ISBN 978-7-80240-750-3

I. ①边… II. ①欧…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9953 号

书 名	边事管窥
作 者	欧阳克俭
策划编辑	王钧益
责任编辑	姜 丽
责任校对	冯丝丝
装帧设计	新语文化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50 元

目 录

第一集 物事寻迹

清明扫墓记	3
巴拉河畔寨瓦村——访明朝古窑	12
清水江之源——斗篷山探迹	21
贵州丹寨县惊现“祭祀蚩尤节”	27
锦鸡舞的故乡——贵州丹寨麻鸟纪行	37
走进贵州麻江清末夏同和“状元第”	53
会晤余秋雨——名人凡人长者	59

第二集 世情小语

清水江——美丽如梦母亲河(系列)	69
仰阿莎的呐喊与呼唤(系列)	83
大雪之殇日志	114
回乡偶记	127

第三集 大理目论

黔东南——如何抢救和保护我们的原生态文化?	135
单洪根先生《木材时代——清水江林业史话》读评	152
博客《会晤余秋雨——名人凡人长者》真的惹祸了吗?	158
文学刊物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	165
单洪根先生《大美天地人》读后感	167





有感郭德纲做广告	170
也说河南新郑市造“始祖龙”	171
达忠即将远行福建三明	173
达忠终于走了	174

第四集 素心杂记

点儿晏驾记	181
悼安徽合肥的博友梦里飞雪	190
2008年“六一”儿童节,孩子们,你们还有梦吗?	191
九月,送次女紫君上大学记	195
教育日记	201
杂志	204

附录

读欧阳克俭《边庐镜语》	潘年英/207
耕耘“边地”里 傲立天地间 ——记苗疆侗域“边地”苗族作家欧阳克俭 ·	杨 明/208
难解一腔边地情 ——记贵州省作家协会知名作家欧阳克俭	杨卓光/211
虚实显隐寄边情	魏宗毅/213
与达忠书	214
与顺骅书	218



清明扫墓记

Ab 因耽于公务，好些年没有回老家过清明节了。

终于休了第一次公休假，回老家扫墓祭祖。

2007年4月7日，星期六。上午8点启程，天气很好，一路晴阳。昆明的朋友老方开车同往，近300公里的路程，分成两段走。在锦屏，于妻子的大姐家吃中餐，花了点时间。由于锦屏增加了人员，有妻子的两个姐姐、姐夫及孩子同行，妻子只好又叫了锦屏移民监理的车，于是两台车九个人赶往敦寨。于中途，按照路程的远近，先后祭扫了岳母、岳父的坟墓。既而，在龙池棉花冲路口分道，我与朋友老方往老家帮寨赶，妻子则先陪其二姐夫、二姐一行前往钟形坡刘家祖茔为其父亲扫墓。当我们抵达老家帮寨时，已是下午四点过钟了。

为了照顾到小孩子们星期一上课的时间，老家的房族爷崽们在上午就开始扫墓的。当我们到达时，他们已结束整个扫墓祭祀活动返程了。这样一来，我们只好把扫墓的事推到第二天来弥补，再将三代以内的几处先人的墓地重新祭扫一次，以尽孝心。

当天晚上，吃饭的有三桌人。长辈的有两个三婶、四叔四婶；同辈的有我的大哥大嫂、三哥，二叔的两个儿子儿媳，三叔、四叔的儿子儿媳，还有共祖太公下来的克华克坤两兄弟，及其相应的侄辈孙辈，加上我夫妇二人和朋友老方，不下40人。近二十来年，二叔二婶、三叔及我的母亲父亲先后去世，我回老家的机会也就逐渐少了，因此许多侄辈、孙辈们，基本上不认识，便只能凭长相来判断出自谁家门庭了。

我的父亲是独儿，下有两个妹妹。几个叔叔，其实也只是共太公下来的，与我的父亲仅为堂兄弟而已，但到我这一辈还未有超出五代，也算是至亲。





B

次日,4月8号,星期日。还是好天气。上午,妻子、老方,在侄女效仪的陪同下,我们一行四人,首先祭扫的是于1974年安葬在黄狗蜷窝祖茔的母亲墓。

在黄狗蜷窝祖茔,长眠的长辈,还有我的高祖母、曾祖父及本宗族的一些其他长辈。

路程虽然不过二三华里,却是小路小径。出了村子,过了田坝,便进了茶山。老家的山势,呈丘陵地貌,以种植油茶树为主。这油茶山,除了主要的冲冲垸垸有些毛毛小路径外,其余的得靠钻山行走。油茶林,山冲里的树形较高大,而山坡上的则相对矮小,须躬身其下方能钻行。此时,油茶树花蒂褪尽,新叶初长,茶泡隐现,茶瓣凝翠。艳阳下,油茶树枝柯含翠,碧叶妍袅。母亲的坟茔就静静地安厝在这个当阳斜坡上的油茶林里。

母亲,龙姓,讳名送荷,黎属呈寨人氏,生于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年己未十月五日,卒于公历的1975年2月7日,与祖母去世相隔仅仅35天,时年未满五十五周岁。

母亲落气那天,已是旧历的十二月二十七,酉时,天已断黑。

此时,小小的山寨,家家户户已沉浸在过年的浓烈氛围里,惟独我家一门还得承受失去母亲的不幸悲恸。

当时,我高中还未毕业,悲情难移,奈以粗通文墨,挥泪写下了长达114行的古体诗,用毛笔抄写贴于书房墙壁之上,这就是后来收入诗集《边人行吟》中的《祭祖母、母亲词》。中有“岁在甲寅十一月,二十丑时北风啾。无疾而终祖母归,八十有一忽云游。相隔刚满卅五日,母亲又把儿女丢。腊月廿七过年忙,他人满门庆神州。独吾堂前当大事,抚棺恸哭失音喉。五十有五娘未老,人母尚能三盅酒。世人过年我戴孝,普天皆乐我独忧。太阳落山留不住,斗柄西移水东流。纸飞蝴蝶成故人,高堂萱树土一抔。寸草春晖何以报,惟有悲情思悠悠……”之句,至今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胸口隐隐作痛,泪水不禁潸然下流,不能自己。

与母亲一别,忽地已经33个年头。我从一个开始“致于学”的毛



头小伙，倏地成为了一个“知天命”的中年老夫子。与母亲去世时的年龄相比，仅小四岁。50年前的春天，三十七岁上的母亲生了我。既而，历经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中期那些非常岁月里贫乏的物质生活和畸形的精神生活的痛苦煎熬，已是成功地生育了5个儿女的母亲，身体健康已是明显的大不如前了。身体瘦弱多病的母亲，常常是用手掌摁着腹部操劳在田间地头和纺车、织布机之上，以及厨房的灶台锅边……在那个经济极不发达、缺医少药的年代，治疗母亲的病痛，常用的办法只有刮痧。及到了痼疾沉痾，被送进医院时，已是病人膏肓，回天无术。

在将母亲从县医院接回家中的最后日子里，那时的我，甚至都还不曾想到，母亲用鲜血变成营养丰富的乳汁和无私的情怀，养育我们一天天长大，我们做儿女的却根本无能用自己的鲜血变成治病的良药来疗救母亲的生命……

我不知道，在这又一个漫长的30多年里，无须再为我们这些儿女们操劳、担忧和牵挂的母亲，如今，她老人家的身体是否会稍有好转？啊！33年，相对时间的长河来说，只不过是天地间的一翕张、一吐哺而已，然于我们母子来说，却是生死不见、茫茫天地两重天啊！如果上天能够让我再重新活过30年，我一定回倍加珍惜这一份母爱。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保证母亲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个幸福的晚年。母亲，我怨上苍！何以要等到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做了为人父母之后，才让我们明白这个浅而易见的道理呢？

母亲，我的亲娘！33年前，当你驾鹤西去之时，为儿的曾呼天抢地，失声痛哭：“怜吾母兮吾母怜，人母活到九十春，吾母何为太短寿？苦吾母兮吾母苦，衣多补丁被无新，床上垫的麻袋头。吾母穷兮穷吾母，临终积蓄钱陆角，皱皱巴巴藏衣兜。谁云吾娘天下穷，儿言我娘最富有！耕读传家书香第，一门儿女品学优。呜呼！生也未老去尤猝，想我双亲回老屋。去岁儿孙省故里，祖摸脸来母抚头。左瞧右瞧未嫌多，祖母看罢娘又瞅。今朝叩门闻犬吠，未听双亲呵恶狗。榻上空空无亲影，门前落落缺母候。天昏昏兮地暗暗，时不济兮佛不佑……”

可如今呢？母亲！明天，已是旧历二月二十二日，是你生我的日子，我的生日。当年，你襁褓中的婴儿，如今为儿的我也已经是两鬓斑



驳的飞霜之人了。“思心何时尽兮，天恨何时休？人面依稀隔天壤，家不如故复何求？夜夜思亲梦里来，日日不见成骷髅。思母遥向乡台望，三分慰添七分愁！南柯几度成好梦，尽孝双亲奉无有。一觉梦醒成感慨，惟作祭词当歌讴。”



祭扫的第二站，是在返程途中折向西方的横坡。横坡，顾名思义，即与村庄平行横亘的山坡，与寨子南北相向，仅一箭之遥的距离。这里是我的老娘安息的天堂。此外，还埋葬着我的三叔祖母及近房二叔的儿媳妇。

横坡老娘墓，事先本不在我这次祭扫的计划之列。原因是考虑到时间紧，惟恐一天忙不过来。出大门之时，是大哥特意作了交代：“要去横坡给老娘挂亲哩！”

老娘，是黎属乌寨欧家人氏，讳名毛兰，嫁给我父亲不久，还没有生育就去世了。后来，父亲便娶了龙氏，即我的生母。于是，相对我的生母“亲娘”来说，我便又多了一份对“老娘”的牵挂。

我的母亲，先后生育了八个儿女。但后来只成活了五个，一女四男。姐是老大，我是么儿，其中老三，即我的二哥克白，在二十二岁的1970年，被一场特大的洪水吞噬了青春年华。

老娘，年轻的一生，虽然没有留下一男半女，但她的地位在我们家中却特别高，其亡灵备受尊崇。因为，据老人们迷信的讲法，他们曾经算过命、看过“香”，说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是在阴间的老娘给“送”到阳世来的。因此，老娘的在天之灵，尤其是疼爱尘世的满屋崽女。特别是我大哥，即使有不听话或干了错事的时候，连生母亲娘也不能埋怨责备，更不能动怒打骂。否则，大哥便动辄头疼脑热起来。一看“香”，说又是老娘在阴间袒护、心疼子女作怪的原故。这时，我娘便要在口中念念有词：“长辈说，死了的人，好话成丑话，你老娘在阴间切莫叨念崽女们。”事后，果然灵念。为了这个原因，每到逢年过节，我们家都不会忘了祭祀“老娘”。特别是清明扫墓时节，更是要去横坡老娘的坟上祭奠的，已成定例。

按照常规，我们把所携带的酒食果品等食物，供祭于老娘的墓前，

将纸钱压在坟身、墓顶，焚化在坟头墓尾，然后烧香、燃烛、行叩头礼、献祭品、鸣鞭炮。

此时，我双膝虔诚地跪拜在老娘的坟前。这是一个从未谋面的老儿子对一位年轻而又年长的母亲的祭奠和尽孝啊！料想，老娘当年去世时，一定还很年轻、貌美，或许才十七八岁、二十几岁吧？而如今，在年轻的老娘面前的这个儿子，明天就是他年满五十岁的生日了啊！

哟，我的老娘！如果你年轻的生命果真能够转世投生，到如今，不也正好又是我这个当儿子的上下年龄了吗？

可是，当我沿着时间的长河，穿越一部于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校订续补的八卷本，一尺多厚的《欧阳氏族谱》时，却只寻到了“欧氏，葬横坡”寥寥五字，很是语焉不详。这与中华民族任何一个姓氏的族谱一样，所有家族庞大的根系，无不是以男性生命的孕育、生死、延续，乃至功名利禄为干、为枝、为叶，而奇缺地少却了女性泱泱生命之河流淌痕迹的诗意光辉啊！

哟！我年轻的欧氏老娘，由此，我便特别希望她能在某一天的某一日，蓦然从我所熟悉的那堆发了黄的仿宋体的字里行间飘然逸出，轻轻叩开我的庭门。然后，慢慢地坐下来，与我促膝长谈，借以排解长久以来，缠绕于她心头的那些活头死结，重新活过一回，好好把握自己遗失的人生轨迹。

暖春的太阳，已渐至升到头顶，很是有些燥热。脱下身上的棉衣，心情也随之轻松起来。

接下来，是为老娘的“邻居”，我的三叔祖母，及近房二叔的儿媳妇莲花的坟墓进行祭扫，以祈祷她们“邻居”两代婆媳的关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永远敦睦和友善。

于是，一上午的祭扫活动，这才算是结束。

下午，仍旧是好太阳。祭扫的墓地有两处。地名，一叫平雷，一叫凤形。由近及远，平雷不过里许；凤形则有六七华里，有新修的通村公路可以抵达山麓。可是，由于公路还没有铺细砂，还不能走轿车。前往扫墓的人员，仍旧是妻子、老方、侄女效仪我们一行四人。





搭乘的是族弟七林所开的由拖拉机改装的农用车,他要去中黄地界给砖外瓦厂跑拖黄泥的活,正好路经墓地附近的村庄映寨。

用农用车代步,难免颠簸不堪,但毕竟少却了负荷徒步行走的劳苦。

不大一会儿,凤形墓地就到了。

我们所走的通村公路,是2005年冬天,实施农业“机耕道”项目时,先后动工兴修的。眼下,路基已基本全线贯通,算是恢复了1958年所修的“油湖”公路。不过,公路更向东西南北方向延伸了开去。南之欧阳、新化,北之龙池、罗丹、江口屯,东之映寨、中黄、看寨,西之上帮、螺蛳田、密寨……颇有了四通八达之象。当年的“油湖”公路,从修通到废弃,不过数年。如今,总算有幸在近20年后又获得了新生,真可谓悲喜之情参半。

这就不由得想起以往回老家时的情形。收入《边风如歌》一书中有《今昔杉乡路》一文,我曾作过如是的记述:

“锦黎公路干线上的客运班车一天只对开一趟。而这公路干线上最近的停靠点黎平县属的中黄,相距我的老家帮寨也还有近十华里的路程,那乘车却赶不上趟的苦楚算是吃够了的。特别是结婚有了家小之后的日子,携家带口,碰上下雨天气,在泥泞的黄泥小路跋涉盘桓远足,常常是人的脚步还未挨拢映寨凉亭,便远远看见班车驶过了隔河相望的公路。而这时,你离公路却还有一二里地呢。有时,就算是人已来到桥上,可车子‘呜——!’的一声长鸣正驶过桥头的公路,还是可望而不可即,只能干瞪眼。气得傻乎乎,又只好大包小包,携妻挈女‘把家还’。如果碰上春节返家省亲回程时,运气不好,如是‘误车’三两趟下来,算好的假期早已超过多时,弄得全家人‘怨声载道’。而要想使乘车的保险系数大些,则需头天赶到当时县属的敦寨区所在地(现敦寨镇)去等次日的班车。那三几个小时的路程也够是拖累家小的。特别是一个亮司大田坝,方圆几十里,路在田埂上,人畜同行,如若遇上雨天,烂泥稀浆漫过鞋帮,抬腿迈步,往往脚拔出来了鞋子还陷在泥窝窝里。每每是泥巴溅满一身,两条裤管像从泥塘里抠出来一般,令人狼狈不堪……”

这是怎样可亲可畏的家乡路哟!就这般的长途返乡的每一次跋

涉,乃至返程时的每一次回眸顾盼之中,父母双亲逐渐衰老了,额头上的皱纹日益镌深,两鬓的头发一根根地花白起来。直到母亲、父亲先后去世,我的老家,才盼到这条能够通村到寨的公路。我们这一代,到底比我们的祖父乃至父母们那一辈人要幸运得多,幸福得多啊!即使走个几里、十几里路程,便能有车代步。

这次返家扫墓,通村公路已从当时的人民公社所在地的龙池(后改为乡,撤建后属敦寨镇)一直延伸到了我的老家帮寨。如今,公路接通寨上了,不仅大货车,连小轿车也能开到屋边。就连像族弟七林这样一干做了大半辈子农活的人,也都买上农用车跑运输了。在清明节前后这些扫墓的日子里,村庄边经常停靠着各式各样的面包车、小轿车,已然成为了山寨的一道风景。

“嘀! 嘀!”

思绪中断,只见族弟七林的农用车,来到了凤形祖茔坡脚。他是为族兄克华、克坤装运其母亲的墓碑来的。说是,明天,克华兄弟俩要为其已逝多年的母亲立碑哩。

祖母和父亲的坟墓,一前一后地安葬在山头的一块平地之上;二哥的坟墓,则在右前侧另一支脉的山麓。

祖母和父亲的墓地,正好是凤形地脉的“穴眼”。据说,旧时,宗族里曾有议定,不准棺葬于此,惟恐那一家独占了“龙脉风水”,而不利于他人。因此,这“凤穴”,便一直空着,在我的祖母于1974年下葬在这里之前,数百年来均无人敢落棺。自后,这里又相既地增加了我的叔祖母、堂叔,以及同宗的一些亡人的墓葬,热热闹闹,俨然成了冥府又一个村庄的华庭豪宅。至此,祖先们当年的议决只好作为罢论。

往下,在平缓的山脊中段,还埋葬着我们欧阳宗族的第七世祖民福公及其的母亲。但是,关于这一点,在过往的年代里,我们谁也不清楚。一堆封土荒丘、一块残碑断碣……只有少数宅心仁厚的子孙们,才记得顺手给挂上一张纸、烧上一炷香,权且把这老祖宗错当成了与自己先人“邻居”的孤坟野鬼了!

我们的始祖就这样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埋葬了,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据族谱记载,民福公,字子文,官讳正文,生于明洪武二十六年



(1393年),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承袭祖爵正长官司之职,自湖南会同移家至贵州现在的欧阳司(即欧阳村,位于凤形西向里许处),明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故。自后,其子孙繁衍、分发,迁徙至临近的帮寨、密寨、螺蛳田,黎平的八受、侗寨,湖南的会同、铺口、新柳堡,榕江的高聚,凯里的高鸟寨等处。其后,欧阳子孙昌盛,瓜瓞绵绵,终成巨族。

无遑论及大千世界,沧海桑田,恒河沙数的陵谷升沉和历史烟云的变幻莫测,仅就眼前这凤形一山漫坡遍野的坟茔丘墓、荒冢禁土,作为一介文人的我,真想静下心来理理清楚,这凤形一山地层下所掩埋着的众多魂灵,与我们这些活着下来未及迁居,抑或已经远徙异乡的欧阳宗族的芸芸后裔子孙们,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血缘脉络相连的关系呢?

因此,我不得不再次心怀虔诚地,将目光转向那部会聚着我们众多谜底的《欧阳氏族谱》,迷入那严密整饬旧体格律诗词般平平仄仄的生命遗传密码里。

在一条庞大的流动着一个宗族血脉的生命之河里,我终于寻觅到了几处关键环节的链接点:

仅从元末第一世始祖国英公算起,到明永乐至正统年间的第七世祖民福公,再到我这一代,经过了整整的25世。一个宗族川流不息的血脉之河,穿越漫漫时空,承载着700多年来生命遗传不绝如缕的信息。以此而论,正文公无愧是贵州欧阳一地的肇基之人了。

假若再上溯到欧阳一氏的得姓始祖,被封于乌程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的无疆公子蹠,那则要上溯到春秋时期,至少已经2400余载了。

考之史册,欧阳姓为禹王的后代。禹之子启建立夏朝,传至少康,封支庶子于会稽,建立越国,传至勾践。战国时期,越王无疆灭于楚。后,越国复,无疆公子蹠受封于浙江乌程欧余山之阳(今吴兴县东),故称欧阳亭侯,其后嗣子孙因以为姓。

验之谱牒,自后欧阳42代,再传至南宋太和德祖五世孙国英公。国英公元末自广东惠州卸任难返,乃以湖南渠阳为家,既因乱移居湖南会同苏家坡,遂开基名地,曰欧阳大团山、小团山。是后,世称第一

世始祖，民福公则为其七世孙。

民福公的墓，据族谱记载，葬于明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在2003年，欧阳一姓宗族挂大亲时，除了锦屏的欧阳姓氏外，自治州境内的天柱、剑河、榕江等县，甚至连湖南等比邻省份一些地方的同宗都派代表来参加了。四面八方的欧阳家族，肩摩踵接，浩浩荡荡，汇集于欧阳村。一条庞大的宗族血脉之河，再次扬起了生命流动的风帆。

据说，当年清明节的祭祖活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族人们根据族谱的记载，佐以实地勘察，并验以坟前下陷掩埋了的残碑断碣，终于寻找、甄别到了民福公的墓葬，并重新为其立下了现在的这块高碑大碣。

于是，一段一度曾经湮没了的历史，又由此得以重新密接起来。

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宗族里已绝少有人再愿意去为一个快要风干、炭化的谱牒标本而煞费苦心了。也许，将来更会绝少有人再肯花费他们宝贵的时间，去如此追逐一种虚妄的精神旅途了。

现实生活中，当一座村庄变得比另一座村庄更为空虚和无奈时，一张烫金名片上，一个逐渐西洋化了的浪漫而诗意的名字，足能阻挡一千部百年老谱的风雨兼程。

我不知道，在下一个存在的空间里，又会规范一种怎样的等待呢？

日暮时分，扫墓、祭祀结束，徒步沿来路而返，我自在心里这样反反复复地想。





巴拉河畔寨瓦村——访明朝古窑

Ab 2007年9月21日下午,接到市文联德祥主席的电话,说后天,即23日星期六上午,文联有一个“拥抱巴拉河暨发现明朝古窑文艺采风活动”,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希望我务必抽空参加。

说起巴拉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家旅游局共同主办的《中国乡村游》节目,多数朋友不会陌生,她是近年来由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和凯里市人民政府精心打造的一个民族风光旅游兼农业观光旅游区。

该旅游区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首府凯里市的东南面,以凯里市三棵树镇为起点,沿巴拉河向南延伸至雷山县境,总面积120万平方公里。

巴拉河发源于贵州苗岭主峰雷公山,流经州境凯里、雷山、台江等县市,与诸流汇合注入清水江。巴拉河流域的自然景观有着一份野性的犷美和原真的秀丽,两岸连绵起伏的山峰,随着季节的变换和海拔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嫩绿、草绿、深绿、墨绿……间或夹杂着鹅黄、橙黄、赤黄、火黄,镶嵌着深浅不一的赤红与乳白……大山因为这些五彩缤纷的颜色显得更加生机勃勃。

两岸青山,郁郁葱葱。山坡上苗寨星罗棋布,纯一色的苗家吊脚木楼。

走近苗寨,你就会听到苗族同胞或婉转、或高亢的歌声从树林中传来,看到袅袅炊烟从林梢云头飘去……这时,你才会更加透彻地理解:什么叫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当下,我们苗族同胞的物质生活虽然尚属贫苦,但其精神追求却令世人钦慕。巴拉河,提交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完美答卷。

巴拉河流域的南花、郎德、季刀、怀恩堡、猫猫河、南猛等苗寨,1000多户农家,苗族人口占98%以上。这里的每一个村寨,都是依山傍水,古木葱葱,环境优美,还有着厚重的民族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



进入山寨,可以听原生态的飞歌,看跳雄浑的铜鼓舞,听欢快的芦笙曲。

山寨,不仅有别具一格的苗家吊脚楼,还有苗族标志性建筑——风雨桥,更有古炮台、军事屯堡等众多人文景观以及别具情趣的风俗礼仪。

巴拉河流域,无愧是一条集“民俗民风、山水田园、科技农业”为一体的最佳民族村寨旅游线路。

巴拉河流域的南花、郎德等苗寨,近年来,还接待了乔石、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先生,许多外国领导人和驻华使节也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身影和足迹。

是故,巴拉河流域便赢得了“苗族风情十里峡谷”和“青山绿水间的珍珠”的美誉。

因了以上原因,这巴拉河,我去过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再重游一次已没有更多的欲望。

可是,当猛然听说:“巴拉河畔的寨瓦村发现了一座明朝的古窑!”且将作为此次采风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不得不又勾起了我的浓厚兴致,定要决计造访了。

B 此次文艺采风活动,是由凯里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三棵树镇、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的。参加这次活动的有州文联党组书记何忠善、州书法协会主席扬光融、州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付安辉,市文联主席陈德祥、副主席何春泓、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杨光辉、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吴如标、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吴应昌,以及莫屈、沈成君、龙艳、张应华、文国珍、陆紫云等一些在凯里地区的作家、画家和摄影家。

上午九时许,采风团一行乘车从凯里向雷山方向进发。十时许,行至14公里处,便到达了号称“在水一方”的寨瓦苗寨。

寨瓦村,属凯里市三棵树镇。该行政村,东界挂丁村,西邻龙井村,南接南花村,北靠九寨村。全村共6个自然寨8个村民小组,苗汉聚居,以苗族为主,240余户1480余人,年人均收入450元左右。有炉



(山)榕(江)公路、谷(洞)三(穗)公路过境。巴拉河流经境内约3公里,开怀河亦于境内汇入巴拉河。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大跃进时期中苏合作的产物,即用九天时间完成的森林铁路“卫星桥”,还可看到清代咸丰年间黔东南苗族起义军中出生于寨瓦的苗族将领张掖义率当地苗族义军在村西北营盘坡上所修建的碉堡等工事。1871年3月,黔东南苗族起义军在老鸭山区与清军大决战失利,张掖义于寨瓦附近的巴拉河壮烈牺牲。

寨瓦苗族人民能歌善舞,尤以苗族酒歌、飞歌、芦笙舞、铜鼓舞、板凳舞等为特长。该村有铜鼓5个,还有男女两支芦笙队,每逢喜庆节日,都举行吹笙跳月,开展唱歌、对歌、赛歌、斗牛、赛马,跳芦笙舞、铜鼓舞、板凳舞等传统民族文体活动。一年一度的苗族传统节日主要有:苗年、春节、姑娘节(姊妹节)、祭桥节、端午节、吃新节(吃卯节)、冬月十五粑粑节等,尤以过苗年和吃新节最为盛大隆重……

九月下旬的天气,秋高气爽,枫叶正红。

寨瓦自然寨,就静静地肃座在形如长龙的玻养久山脉的“龙头”之上。东靠绿树成荫的玻养峨山脉之尾,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寨前就是终年流淌不断的巴拉河水。

真是一个“寨后苍山耸翠,村前绿汀拥金”的好地方!

然而,在这个这美丽的季节,我却无心流连于寨瓦大自然美丽的山水风光,也无意沉湎于她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抑或感慨其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故事……

在心里,我更多的是惦记着那座即将现身的明朝古窑,还有“寨瓦”这个村落得名的真实魅力。

弃车徒步,迈下山坳,走过河滩,手里捧着太阳底下闪烁着点点金光的巴拉河水,我在努力地想象着与即将露面的“寨瓦明代古窑”有关的一些世相与人事。

殊不知,在这大自然的绿水青山间,在这僻远的苗族山寨,时光老人竟然还给我们留下了个“百年古窑”的遗迹!

心底自在惊叹着,这一方苗寨,原来竟然孕育和传承过如此悠久历史的工艺!让这百年的古窑,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